

◀ (上接9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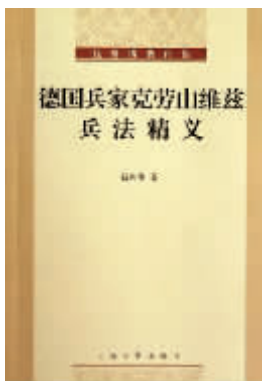
博对克劳塞维茨理论进行取舍的决定因素。钱基博认为,日本兵学师承德国,孙子曰“知彼知己,百战百胜”,因此倘知克劳塞维茨兵法之精义,便能知制胜日本之方法。在《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》中,钱基博将克氏兵法大旨概括为三点:(1)战争之道,尤贵迅速决胜;(2)战略无妨政略,外交以辅军事;(3)操纵敌国之舆论,以煽诱敌国之心,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。这是一种“以我为主”的读书方式,若就克氏理论自身脉络而言,很难说在《战争论》中这三点最为关键,但是,钱基博选取的这三点所对应的是持久战、外交形势以及民心——正是抗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因素。

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的会通：钱基博军事思想的核心议题

钱基博曾言,“见天下之赜而观其会通”,“此博学通人之所以为命世间世也”。孙子为我国谈兵之祖,克劳塞维茨是西方现代军事理论的开启者,两者相隔两千多年,既有心理攸同,又有道术相异。对两者理论的会通与评议是基于钱基博对这些问题的理解。其中涉及的也是钱基博自身军事思想的核心。

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军事理论的首要议题。钱基博强调《孙子》的产生背景是列国并建,伐谋伐交的时代,《孙子》讲的是多国战争,此种形势与晚清民国时期的世界局势相同,而《孙子》历代注释诸家,均生于秦汉以后,习于内战而不知多国交战之法,因此,《孙子》的战略思想在今日可以有新的发明。另一方面,从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到德普学派,近代军事理论都强调大战略,在《普法战史》中毛奇就开宗明义:“今日之战争,国家之事。”在此种背景之下,钱基博重点解读了《孙子》首句“兵者,国之大事”,认为须从“国”字着眼,“国”为《十三篇》命脉所寄,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兵法中的“庙算”与今日之国力及总体战相联系。

钱基博关注的另一个议题是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问题。区分战略战术是近代军事思



▶ 克劳塞维茨



◀ 钱基博作《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》,1937年至1938年间发表于《国旬刊》,1941年由江西合作社出版(今仅见上册)。

想的重要方面,克劳塞维茨在《战争论》第二篇《论战之原理》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,钱基博将此理论引入中国传统军事理论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分兵书为四种,即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,钱基博认为其中“权谋”是克氏所谓的“战略”,而“形势”则是克氏所谓的“战术”。钱基博还进一步将《孙子》十三篇加以区分,认为《计篇》《作战》《谋攻》《形篇》是“计”,属于“战略”;《势》《虚实》《军争》《九变》《行军》《地形》《九地》《火攻》《用间》是“势”,属于“战术”。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相似之处在于重“计”不重“势”,战略重于战术。孙子与克劳塞维茨相异之处则在于“克氏贵先,孙子贵后”。孙子战术争主动而战略不争主动,有“非战”、“非攻”的思想。在此基础上,钱基博进一步分析当世诸国战略的差异,他认为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之战略,在争取时间之最先;而中、苏、英、法、美之战略,在争取时间之最后,表现在各国的战术上也是如此。钱基博将中国抗日与苏联胜德视为同类,认为蒋介石的“以空间换时间”的战略与苏联之对德国相似。

此外,钱基博以《孙子》说明近代战术也甚为精彩。例如,在阐释运动战时,钱氏以《虚实篇》说明运动战之不拘方所,以《势篇》说明运动战之不囿法执,以《军争》《九变》《行军》《地形》《九地》五篇说明运动战须受兵情地势之限制。他还用诸葛武侯“八阵图”来阐述内线作战的原理;用许洞《虎铃经》中的“重覆”、“八卦”二阵阐释纵深战术原理;用《九地》中的“兵之情主速”来阐释闪电战原理。质言之,钱基博认为“战术虽有中外之殊,而原则可证古今之符”,现代战争之

新在于运动形式的推陈出新;但新之孕育,却不离乎陈,且“新”与“陈”也是变动不居的相对概念。

“兵亦载道”：中国军事思想传统的近代延续

兵学,特别是《孙子兵法》有多种研究路径,可以从权谋技巧读之,可以从制度训练读之,也可以如钱基博一般将谈兵与仁义、人心相结合。“论兵不废仁义”、“好战必亡”是钱基博所认为的中国军事理论的根本,也是中西兵法最大的差异所在。

在《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》中,针对克劳塞维茨的“战争是暴力行为”、“战争中出自仁慈的错误最为糟糕”等理论,钱基博用了《孟子》中的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”、“国君好仁,天下无敌”,《荀子·议兵篇》中的“仁人之兵”,以及《孙子·谋攻篇》中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等一系列理论来论证“我先圣昔贤论兵之第一要义,与克氏为异”。由此而“全国”、“破国”异趣,“心战”、“兵战”殊途。钱基博认为,德国兵家从腓特烈大帝、老毛奇到鲁登道夫、希特勒“途知用兵之利”,以歼灭战、闪电战、速决战等,致使“丁壮死于锋镝,老弱不得一饱”。而《孙子》则云“不尽知用兵之害者,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”。

强调仁义,这是中国文人谈兵的一个突出特点,其表现于从治兵到战争的整个过程,胡林翼曾言“兵事为儒学之至精”、“兵亦载道”,在民国,袁世凯、蔡锷等人的军事思想都在这一传统之中。再进一步,取此途径的研究还把谈

兵上升为一种对人心人情的体会。钱基博引前人语解释“兵法”——“兵者人情而已”,“法者皆情变之极致”。

但是,此种“兵法”并不是现代军事理论的核心,现代军事学说是国家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。大战略是政治与军事之间、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链条。克劳塞维茨成为现代军事的起点也在于此。因此,民国军事理论的主流是以蒋百里、杨杰等人所代表的以西方军事理论为核心的现代军事思想,在蒋百里的《国防论》中,与军事最密切相关的是现代组织、总动员等,即便是人心的问题也是涉及人民的自觉与自由,现代国家因素在其军事思想中起到关键作用。此后,随着马克思列宁军事理论的引入,又进一步从阶级理论、革命理论等方面开始重新阐述战争。

“乱极时,站得定,才是有用之学”：钱基博军事研究的意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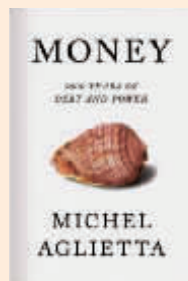
钱基博的军事研究,虽内容庞杂却路径一致,其核心在于以兵学“载道”,这种研究方法没有涉及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,因此注定成为一种“书生之见”,但书生谈兵并非无益于世道人心。晚清民国,国家多难,国人因忧患而中心摇惑幸生丧志——“平日侈谈之学问经济,文章道德,一旦大难临头,未有片语只字,可以镇得心住,振得气壮”。钱基博因此主张,“书生不能用兵,但是不妨谈兵;由谈兵,而知兵”,惟有知兵,才可以处忧患而志气不挫。后,钱基博作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,写罗泽南、王闿运、胡林翼、谭嗣同等17人,遭际不同,出处攸异,然皆为志气殊常之人。罗泽南临终时言“乱极时,站得定,方为有用之学”,此乃对钱基博这一脉军事理论意义的最好说明。钱基博另有短篇武侠小说集《击技余闻补》,被认为是现代武侠小说的先声,从某种意义上说,“武亦载道”的路径虽没有在此后的军事理论上成为核心,却在别的方面发扬光大了,此转折亦由钱基博始。

(作者单位:上海社科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)

Verso 出版社 春季书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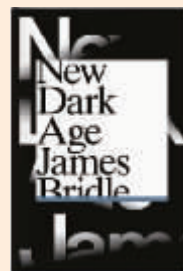
◆《货币——5000年的债务与权力》

Michel Aglietta 著, David Broder 译。本书探讨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,货币的发展及其与主权之间的密切关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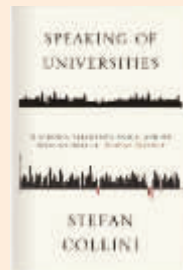
◆《新暗黑时代》

James Bridle 著。作者在书中提醒人们,要警惕信息时代技术高度发展给未来带来的不确定性。



◆《谈谈大学》

Stefan Collini 著。作者认为在人口激增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,大学变得更像商业企业而非学习中心,“市场化”正在威胁教育的核心。



◆《赢得世界：卡尔·马克思的生平与著述》

Sven-Eric Liedman 著, Jeff Skinner 译。传记描绘了一个活生生的马克思——他自己、家人、朋友、毕生的合作伙伴恩格斯,以及他影响深远的作品。

